

岭南地区青铜时期

文化研究

杨杰 著

Study of Bronze Age Culture in
Lingnan Regio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岭南地区青铜时期 文化研究

杨杰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岭南地区青铜时期文化研究 / 杨杰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 - 7 - 5097 - 2620 - 4

I. ①岭… II. ①杨… III. ①青铜时代文化—研究—广东省
IV. ①K87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9794 号

岭南地区青铜时期文化研究

著 者 / 杨 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关志国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 / 王彩霞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4.2

版 次 /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字 数 / 236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620 - 4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岭南地区，于中国上古的三代时期，因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传世文献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非常有限且含混不清，以至学术界对该地区秦汉以前的历史进程与文化面貌知之甚少，早些年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通史或先秦史论著中，对当时岭南地区的社会状况或基本不提，或简单带过，便可说明。

最近半个多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与文化振兴，两广、港澳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大量新材料的不断面世，有力推动了这一地区上古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深入进展，并逐步建立起其自身的文化谱系，填补了岭南历史上的一系列空白，是近年来我国考古与史学界的重大收获之一。

从目前的资料和研究现状来看，在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岭南地区曾先后存在有浮滨、夔纹陶和米字纹陶等三个阶段的文化，就时间序列而言，后两个阶段的文化具有早晚发展、继承关系，上限可至春秋时期，下限则到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为止，不仅有田野考古方面的地层依据，亦为学界经过多年讨论、实践所达成的基本共识。至于前两种文化，是先后承接，还是平行发展或大体并行而略有早晚的关系，学术界则有不同的看法，至今还没有一致的意见。

在已经发掘的浮滨文化遗存中，有少量青铜器和铸范出土，但一者数量不多，再者主要为兵器和工具，青铜容器或礼器则基本未见，因而关于其文化属性，即是否可称之为青铜文化，学者

中亦有不同的认识。至于这三阶段文化的社会性质以及族属定位，则更是众说纷纭，或言原始社会末期，或言奴隶社会，或言处于军事同盟阶段；关于其文化的主人，学者们先后提出了南越、扬越、西瓯、瓯骆、苍梧等诸种推测，可谓莫衷一是。

由此可见，通过几代学人的艰辛努力，关于商周时期岭南文化的序列、面貌、特征，以及社会发展进程和族属等方面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确立了基本的框架结构，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有待于进一步的讨论、探索和田野工作的推进。

杨杰博士本科与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先后在内蒙古社科院和考古研究所从事田野考古与研究十多年，后又任职于广东肇庆学院，在考古学、历史学方面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有较厚实的基础知识，也有较丰富的实践和研究经历。从本科学习时间和专业来讲，我是78级，他是79级，且都学考古，应该说是同学。2002年，他受学校委派，来武汉大学作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我虽忝列为指导老师，由于对商周考古和史地方面的共同兴趣，加之不少同学、同事又多为学术圈内的熟人、朋友关系，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聊天，大到学科理论、方法，小至器物年代、性质，包括学界逸闻趣事，无所不谈，涉及较多的当是先秦时期南方地区的青铜文化与历史进程，常有启发和互补。此期间，杨杰报考了武大的在职博士生，顺利录取之后，我们经过认真协商，很快达成共识，即以岭南青铜文化作为其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希望从考古与历史地理的视角出发，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新出的考古资料和必要的田野调查，对商周时期岭南地区各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开展进一步的分析、探索，力求在思路与方法上有所改进，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寻求新的切入点，在若干重要疑难问题上有所推进或收获。

经过数年的努力，杨杰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提交给有关专家评审和答辩委员会，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较好评价和肯定。近一年来，他又按照老师们

的建议作了较多的修改和补充，尤其是对有些具体问题加以深化、拓展，并对有关图、表作了适当调整和技术处理。

论文在岭南青铜文化的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基础性的资料整理，在综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依据考古学遗存及其相互关系，对商周时期岭南地区的浮滨、夔纹陶和米字纹陶三个阶段文化的年代、性质和特征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在认真探索诸文化的总体格局及演进动因、过程的基础上，对岭南青铜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三个阶段的文化基本属于岭南地区青铜时期的文化，年代上前后衔接，逐步发展，其三阶段的产生与转变，则是经历了三次外来文化因素的加入而导致的结果，且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影响更深刻。同时，按照考古学区系类型和文化因素的理论与方法，对此三阶段的文化作了分区比较，以加深对其地域特征的认识。然后，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对岭南青铜文化的社会性质与族属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在赵氏南越国建立之前，岭南地区并未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处于由部落联盟向邦国过渡的阶段，并推测该地早期青铜文化的居民当是越的先民，夔纹陶文化的主人可能是扬越系统的苍梧人，而米字纹陶文化的创造者，则是南迁的瓯越民族与土著苍梧人结合而形成的西瓯族。

这些看法，有其合理的成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有所深化，对推动岭南青铜文化与上古史地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应该指出的是，文中有些探索还很不完善，有待进一步深入、补充，有些材料还需要认真分析、理解，有些观点和结论，如关于三个阶段文化的序列、转变、性质，以及族属等核心问题，是否正确、成立，不但需要广泛、深入的讨论，亦有待更多考古资料的检验、印证，否则难以令人信服。

作为研究课题的阶段成果，将其出版以供同行讨论、评判，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再作调整，继续前行，不失为一种便利的途径。希望杨杰认真总结经验，集思广益，发扬成绩，修正错

误，沿着这一方向继续钻研，为促进岭南青铜文化及上古史地的深入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在岭南史地方面，是个外行，只是由于研究地域和时段的关系，对此方面有一些兴趣，主要是对新材料、新成果的面世有所关注；同时，我对该论文的写作又负有一定责任和义务，特别是更有一些期望。在本书出版之际，杨杰几次催促，要我写几句话，只好就个人的粗浅认识，谈几点感想，以与杨杰共勉。不妥之处，恳请行家和师友指正。

徐少华

2011年6月22日于珞珈山

中文摘要

岭南青铜时期文化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古代青铜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青铜文化在岭南历史由史前向历史时期的演进，岭南古代族群的形成与发展，岭南文化特质的产生与演变，中国南方与南岛族群的关系等诸多方面都曾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本文共分为四章及前言、结语，首先对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前史、研究方法及重点进行了概述；接着对本文研究的时代、空间范围，所涉考古学遗存及相关概念等进行必要的交代和解读；然后论述了岭南青铜时期文化的发展阶段、年代、分区、特征及其文化因素；对岭南青铜时期文化内涵进行了地理上的划分，试图说明文化分布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就岭南青铜时期文化与周边地区的文化关系及其文化因素传播展开论述，还描述了岭南青铜时期文化发展演变的总体格局；最后探讨了岭南青铜时期文化的社会发展状况和族属，并对本课题的进一步研究进行了展望。

第一章是对开展本课题研究进行的必要解释、讨论和陈述，以期在明确的概念和背景下进行深入探讨。如明确指出本文的研究范围是岭南地区包括“青铜文化”、“青铜时代”在内的岭南青铜时期文化；具体时间范围由岭南地区出现青铜器（包括铸范）开始，止于南越国时期，主要阶段是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夔纹陶文化”和“米字纹陶文化”的概念较一般学术意义上的“考古学文化”概念更为宽泛，更多的是具有文化“系统”的特性，目前仍为相对合理、可行的表述。

第二章是对岭南青铜时期文化基本状况的分析和研究。本文

把岭南青铜时期文化分为早期青铜文化、夔纹陶文化和米字纹陶文化三个发展阶段，前两个阶段可划分为粤东、粤北、粤中和粤西桂东四个区，在米字纹陶文化阶段，桂中南地区也成为该文化的分布区。岭南早期青铜文化年代为商至西周早期，夔纹陶文化为西周中期至战国早期，米字纹陶文化为战国中期至西汉前期。早期青铜文化是在当地新石器文化基础上，吸收了岭北青铜器制造技术及其他文化因素而形成、发展的，其内部不同区域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性。夔纹陶文化的陶器、石器等基本文化内涵源自本地早期青铜文化，青铜器则是在岭北同族文化的影响、传播下得以兴盛的，该时期岭南大部分地区的文化面貌趋于一致。米字纹陶文化的范围同样覆盖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越国遗民的南迁及其与夔纹陶文化居民的融合直接导致了岭南米字纹陶文化的形成和迅速发展。

第三章首先基于山、川地理特点，指出了岭南青铜时期文化的若干中心区域，并阐述其相互间的关系及其作用，认为以水系为核心，以山脉为天然分界，形成若干文化遗存的中心分布区域，是其主要特点。第二节论述了岭南青铜时期文化与周边同时期文化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和文化因素的传播方向、途径和地理环境因素。沿江河或沿近海传播是其中最主要的路径，由北向南是主要的传播方向，并辅以东西互动。本章第三节则分析、总结了岭南青铜时期文化的源流、演变和基本格局，认为岭南青铜时期文化的产生和阶段性发展是经历了三次外来文化因素的加入而导致的结果，并且一次比一次更为猛烈和深刻。

第四章第一节探讨了岭南青铜时期文化的社会发展状况。认为在春秋以前，岭南还没有出现成熟的文明社会；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分层明显，等级差异巨大，但在南越国建立之前，岭南并未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处于由部落联盟向邦国过渡的阶段。本章第二节在前人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对岭南青铜时期文化居民的族属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认为岭南早期青铜文化的居民

是越的先民，夔纹陶文化的主人是杨越系统的苍梧人，米字纹陶文化的创造者则是南迁的瓯越民族与土著苍梧人结合而形成的西瓯族。另外，在岭南西南部，有骆人生活于此，至米字纹陶文化阶段，因受西瓯文化的强烈影响和渗透而打上了越文化的烙印，而被称之为“骆越”，成为越文化系统的一部分。

关键词：岭南 青铜文化 阶段 格局 族属

序

明代是心学替代程朱理学，由隐到显、由小到大的时代。自明代中叶以降，阳明心学风靡神州大地，阳明后学不同流派在各地广为流传，时人称之为“家孔孟而人阳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对心学演变过程历史的研究，自然成了明代哲学史研究的核心课题。清初黄宗羲对此有个了断：“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明儒学案》卷五《白沙学案》）此一结论对后世影响深远，一般均以为陈献章为明代心学的鼻祖，到王阳明则集了心学的大成。这个结论并无大谬，但不能说全面厘清了明代心学史的真实面貌。陈献章之前有他的老师吴与弼，其白沙之学是从吴与弼的崇仁之学传承下来的。崇仁学派门人不少，在明初影响很大。吴与弼及崇仁学派，实为明代心学的“始入精微者”。在我看来，研究明代心学史，不涉及吴与弼及崇仁学派，是讲不过去的，至少是影响了对它真实面貌的认识。

邹建锋这本专著，是一本以崇仁学派为核心，对15世纪明代心学史作较为系统与深入研究的著作。在对崇仁学派文献的整理与发掘的基础上，作者从道德哲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和心理学的多元化的诠释路径，对15世纪明代心学史做了较为清晰的分析，克服了以往过分重视陈献章的江门之学对阳明心学影响的倾向，突出了吴与弼的心学思想对陈献章和王阳明心学的启迪意义。这是颇有新意的创见。

作者通过对吴与弼良心观与陈献章“端倪说”的分析，断言王阳明致良知工夫论，是对吴与弼养良心观和陈献章“端倪说”的发展和

Culture development and its ethnic belonging, and reveals further research prospects.

Chapter I provides necessary explanations, discussions and statement of this research for the purpose of in-depth study under thoroughly clear concepts and background. For instance the thesis clarifies the research coverage as Lingnan Bronze Culture, including “Bronze Culture” and “Bronze Age” in Lingnan area, and the time ranging from the emergence of bronze vessels (including casting foundries) in the region to the period of Nanyue Kingdom. The major periods experienced wer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s well as Spring &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This chapter reveals that the implication of “Kuiwen (夔纹) Pottery Culture” and “Miziwen (米字纹) Pottery Culture” have more profound meaning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system” than the term “Archaeological Culture” in common academic sense. Up to now they are relatively reasonable and acceptable concepts.

Chapter II is an analysis and study of the basics of Lingnan Bronze Culture. The researcher divides Bronze Culture into three developmental stages, Early Bronze Culture stage, Kuiwen Pottery Culture stage and Miziwen Pottery Culture stage. In the first two stages, Lingnan Bronze Culture influenced over four regions, Eastern, Northern and Central of Guangdong, and the region covering now Western Guangdong and Eastern Guangxi. In Miziwen Pottery Culture stage, the culture spread further to the central south area of Guangxi. Lingnan Early Bronze Culture period was in Shang and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ies. Kuiwen Pottery Culture was from the middle of Western Zhou Dynasty to early Warring States Period. Miziwen Pottery Culture was from the middle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early Western Han Period. Early Bronze Culture was formed and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local Neolithic Culture, and influenced by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of Lingbei bronze vessels and other

cultural factors. Obvious sub-cultural heterogeneity existed among the regions involved in the culture. The essential cultural contents of Kuiwen Pottery Culture vessels and stone tools originated from local Early Bronze Culture. The prosperity of bronze vessels was brought by the influence and spreading of Lingbei ethnic culture. During the period most Lingnan cultures presented homogeneity. Miziwen Pottery Culture covered most Lingnan area as well. The south migration of Yue adherents and their integration with people of Kuiwen Pottery Culture directly led to birth and speedy progression of Lingnan Miziwen Pottery Culture .

Chapter III , based on the geographical features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points out a number of central zones of Lingnan Bronze Culture . It also discusses the mutu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central zones and their effects. The chapter argues that the main features in zoning the cultural centres were with rivers sides as core places and mountains as natural boundaries. The second section discusses relationships between Lingnan Culture and the surrounding cultures with focuses on their mutual influences, the cultural spreading direction, major pathways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It holds that major channels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s were along rivers and seas, from north to south, accompanied by exchanges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The third section analyses and summarizes the origin, evolution and basic patterns of Lingnan Bronze Culture. It argues that the emergence and phrasal development of Lingnan Bronze Culture were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three major integrations of foreign cultures, which was more violent and profound one after another.

Chapter IV explores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n Lingnan Bronze Cultur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mature and civilized society emerged after Spring & Autumn Period. From then to Warring States Period social classes were clear and status divisions between the classes were

huge. Before the Kingdom of Nanyue, there was no single kingdom state in Lingnan region. It was a transitional time from tribal alliance to states. Based on large amount of previous research, the second section further analyses and studies the ethnicity of Lingnan Bronze Culture people. It holds that the early inhabitants in Early Bronze Culture period were the ancestors of Yue Kingdom. Kuiwen Pottery Culture was originated by Cangwu people in the Yangyue Family. The creators of Miziwen Pottery Culture were Xiouyue people. It was resulted from cultural exogamy between Ouyue people migrating to the south and indigenous Cangwu people. Besides, Luo people, who lived in the southwest of Lingnan, were strongly influenced by Xiou Culture. Their culture was thus imprinted with Yue Culture in the time of Miziwen Pottery Culture, thus they themselves were later known as Luoyue people. Their culture is regarded as a branch of Yue Culture.

Keywords: Lingnan; Bronze Culture; period; pattern; ethnic belonging

引 言	1
一 选题意义	1
二 研究状况综述	6
三 研究方法与研究重点	18
第一章 岭南青铜时期文化研究相关概念界说	20
第一节 对若干概念的讨论和辨析	20
一 “岭南”的范围	20
二 岭南青铜时期文化诸概念的界定	21
三 年代范围和考古学遗存类型	25
第二节 “夔纹陶文化”等的命名与考古学文化“系统”	26
第二章 岭南青铜时期文化的分期、分区及 文化因素分析	32
第一节 分期、分区问题的主要观点	32
第二节 早期青铜文化阶段	36
一 分区及典型遗存	36

二	早期青铜文化年代推断	54
三	早期青铜文化特征及其文化因素分析	63
第三节	夔纹陶文化阶段	75
一	分区与典型遗存	75
二	夔纹陶文化年代推断	88
三	夔纹陶文化特征及其文化因素分析	93
第四节	米字纹陶文化阶段	106
一	分区与典型遗存	106
二	米字纹陶文化年代推断	118
三	米字纹陶文化特征及其文化因素分析	121
第三章	岭南青铜时期文化地理环境及基本格局	129
第一节	文化遗存的分布与特征	129
一	岭南的地理环境及特点	129
二	岭南青铜时期文化的地理分布及特征	132
第二节	文化的交流、传播与地理环境	140
一	与福建地区的文化关系	141
二	与江西地区的文化关系	146
三	与湖南地区的文化关系	153
四	与西南地区的文化关系	162
五	与越南地区的文化关系	168
第三节	岭南青铜时期文化的基本格局及源流	172
一	岭南青铜时期文化的基本格局	172
二	岭南青铜时期文化的源流	176

第四章 岭南青铜时期文化的社会发展状况及族属	183
第一节 岭南青铜时期文化的社会发展状况	183
一 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183
二 岭南青铜时期文化社会发展状况蠡测	184
第二节 岭南青铜时期文化的族属	190
一 古代族属若干理论问题简析	190
二 先秦时期岭南居民族属之推断	196
结 语	227
一 岭南青铜时期文化的特征、地位和影响	227
二 本文的不足之处及对今后研究的展望	231
参考文献	234
一 基本典籍（含今人对古籍的整理及注释）	234
二 考古资料	235
三 今人学术论著	248
四 工具书	257
五 学位论文	258
后 记	262